

了配合教学与译书,同文馆还设置了印书处、星台(天文台)、藏书阁、化学实验室、博物馆等教学设施。

同文馆也为总理衙门承担部分工作,主要是充当译员以及在电报房设立后充当译电员,这被作为学生的一种“历练”。学生的另一种“历练”是出洋游历。1866年总理衙门首次派斌椿率领数名同文馆学生赴泰西游历,以“增广见闻,有裨学业”。此后,清政府每次遣使都派上几名学生随同出国。

清政府设同文馆的目的,不是要培养现代意义上的学生,而是要培养为其服务的政府官吏。总理衙门依据旧俄罗斯文馆的旧例,规定同文馆每3年考试一次,优秀者分授七、八、九品官等,但与科举正途相比,这仍被当成一种杂途。筹设天文算学馆时,总理衙门奏请招收正途官员入学,学业优秀者给予升迁,企图以此使科举正途与同文馆的洋务仕途合流,结果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抨击和抵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是从事外语方面的工作,但即便在外交界,象总署章京那样的职位,也向来只从正途出身的官员中考充,对同文馆学生则严加限制。学生出路狭窄,是同文馆规模在数十年间未获扩展的重要原因。

同文馆作为清政府洋务运动的产物,在培养西学人才和推广西学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它本身一直未能超出外语专科学校的水平,在传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满足于“粗习皮毛”。而且,封建官学的习气也相当浓厚,“督理非人,教习充数”,学生行贿作弊等等不一而足,颇遭时人非议。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推行“新政”,鉴于外交官员需要更全面、更高深的知识,遂于1902年把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王立诚)

262. 《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和他所组织的

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经历如何?

“西学东渐”,形象地表述了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如果说传教士为西学的东渐起了铺路架桥作用,留学生则不愧为披荆斩棘的勇士。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真实、生动

地记载了他和他所组织的第一批留美幼童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不息的经历。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村一个贫苦农家。由于家境窘迫,父母无力培养他走传统的科举仕进道路。7岁时,他被送至澳门,先在德籍传教士郭实腊夫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后入马礼逊学堂学习。这些由传教士举办的学校,不但免收学杂费,而且供给食宿和衣物。容闳的父母寄希望于他的,是学会英语日后谋个翻译或洋务委员一类的职位,好出人头地;在教会方面,则是想培养一批基督的忠实信徒、福音的传播者。可是容闳对那里最感兴趣的,是那些与中国的圣贤书、八股文迥然不同的代数、几何、机械、生理等各种新的知识,对蕴育出这些新知识的西方社会,他更充满了憧憬和向往。1846年冬,当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宣布将带几名学生赴美深造时,容闳第一个报了名。翌年1月4日,他与同学黄胜、黄宽3人,随布朗先生从黄埔登上“亨特利思”号帆船,前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

在美国,容闳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接受大学前的预备教育。1850年考取耶鲁大学,成为这所美国一流学府中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留学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一面与贫困奋斗,一切洒扫拂拭劈柴生火等活都得去干,雪深三尺仍然每日三次步行于学校与住所间,读书之暇还得为同学买菜烧饭、替“兄弟会”管理图书,以取得生活费用;一面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知识,每天读书至深夜,白天也无暇游戏运动。靠着惊人的毅力,他不但攻克了学习中一道道难关,而且两次获得英文论说的首奖,蜚声校园内外。4年后,他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

毕业后,容闳面临严峻的抉择。长期所受的系统的西方教育,以及对美国社会繁荣景象的直接感受,使他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可是,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使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为祖国尽力。当回首往事时,他深为祖国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腐败而疾首痛心,他多么希望西方文明之风能够吹到古老的东方,使落后的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啊!当他还在读书时,胸中就蕴育着一个宏伟的计划:动员和组织更多的人来美国留学,将先进的西方学术输入中国,使

祖国逐步维新,日臻富强。为此,他毅然扬帆归国。

在回国后的10多年间,他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充当译员,到太平天国的中心南京实地考察,在九江等地经营茶叶贸易,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其派留学生出国的计划。1870年,由于洋务派官员丁日昌、曾国藩等人的支持,清政府终于同意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并任命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负责留学事务。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起航赴美,此后按年递派,至1875年共4批120名幼童陆续抵达美国。这批幼童,年龄都在11至15岁间。在美国,最初分住美国友人家中。1874年在哈特福德城的克林街盖了座3层大楼作为留学事务所。幼童们大多聪明好学,珍惜时光,学业进步很快,几年之后不少人升入中等科技学校,也有的考取了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在与美国人民的交往中,他们谦虚、有礼貌,受到各阶层的广泛好评,甚至连一些一向对中国存有偏见的美国人,也由于他们而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在欧风美雨熏陶下,他们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可是,阴影也很快落到了克林大街的3层楼里。先后担任留学生正监督的陈兰彬、吴子登之流,对这批幼童日趋“西化”的状况十分恐惧。学生们脱去长袍换上西装,被视为大逆不道;遇见师长不再叩头,被视为缺少礼训;课余时间踢球溜冰,被视为放荡不轨;与美国人交朋友、去教堂瞻礼,更被视为离经叛道。他们不断上奏朝廷,竭力诬陷容闳,要求将幼童撤回国内,严加管束。此间,又发生了美国排斥华工浪潮。于是,这批幼童被迫于1881年辍学回国。

留学生们回到国内,倍受封建势力的排斥和歧视。他们象囚犯一样,在一队水兵押解下被送进上海求知书院,又在完全不考虑个人志趣及所学专业的前提下被分配至电报局、船政局、机器局、水师学堂等处“学习当差”。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他们运用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接受的先进思想,为祖国的近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在他们中间,有的成了我国第一批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事业的专家,如不假外力主持建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为开滦煤矿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吴仰曾;有的成为近代海军初建时的骨干,如徐振鹏曾任海军次长,吴应科任舰队司令,其

中有 7 人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了教育界名流，如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负责人邝国安；有的成了金融界大亨，如上海华商银行行长钟光耀；有的成了政界要人，如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曾任外交总长的梁敦彦、梁如浩、蔡廷干。尤为重要的是，容闳的留学计划虽中途夭折，但由他所开创的近代留学事业并没有停止。在这以后，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络绎不绝，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近代政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和参加者，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古 里）

263.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向西方派遣了

多少留学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自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8 月，首批中国学生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开始，清朝政府又陆续在 1873 年、1874 年、1875 年（清光绪元年）派出 3 批留美学生；1877 年、1878 年、1885 年又 3 次向英国、德国和法国派遣留学生。此外，一些洋务派官员也直接送过少量学生赴欧留学。这些学生赴洋都属官费留学。在洋务运动时期，除去兼有公务的随使出国学生，中国共向西方派遣了 209 名官费留学生。

这一时期派遣留学生的活动有如下显著特点。第一，迫于时势的危机。1840 年以来，西方文化伴随着大炮大规模地传入古老的中国，中国人几千年来赖以生息的封建经济制度遭到了破坏，几千年来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代充满危机。是继续自囿于传统文化，坐以待毙，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向西方学习，摆脱危机？洋务派选择了后者。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就是力图摆脱危机的一个有远见的措施。第二，实施上的艰难。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僚数次奏请派遣留学生，并拟定计划，但当时实施计划的艰难程度令人惊讶。选拔学生首先就遇到困难，达官贵族的子弟醉心于功名仕宦，看不起、也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不屑于出洋留学；一般子弟更是塞听无知，认为外国蛮夷遍地，会剥小孩的皮，再蒙上